

碾莊之戰（下）

趙承英

英烈千秋黃百韜

（本文插圖刊第132頁）

浴血苦戰肉搏達旦

碾莊車站為第四十四軍之最後據點陣地，十一月十四日凌晨，該陣地陷於混亂之際，兵團部所在之碾莊情勢至為危急；因該陣地若一旦失守，共軍即可順勢而下直驅碾莊。兵團乃急調第廿五軍所屬四十師之一一八團進入碾莊，增強對南面之防禦；該團更派兵一營佔領正南方之無名莊（亦稱小碾莊），以抵禦共軍之繼續攻擊。無名莊位於碾莊與碾莊車站之間，距碾莊僅半公里，其四週有高約一公尺之土圍，為碾莊核心陣地所必守，惟面積甚小，故僅派兵一營佔領。該營進入無名莊後，因攻佔我四十四軍陣地之共軍未繼續前進，碾莊情勢暫告穩定。十四日夜，共軍展開對無名莊之攻擊，以砲火向我軍猛烈轟擊，其步兵繼以人海隊形猛撲，白刃相接，反覆爭奪，狀至慘烈。戰至十五日拂曉，陣地失而復得者，達四次之多。我軍傷亡奇重，營長李世卓重傷，所屬之三個步兵連長均陣亡，傷亡逾五百人，團長白福綏率隊逆襲時亦受傷，賴該營副營長李浚明督飭所屬繼續奮戰，共軍終未得逞。是夜，我第廿五軍

之秦家樓與倪莊等陣地，亦受共軍第一、四、七等三個縱隊之人海猛攻，徹夜鏖戰，共軍數度逼近我陣地，但均賴我官兵之奮勇沉着，將其擊退。第一〇〇軍方面，亦遭共軍第三、魯南、魯中等縱隊攻擊，由於該軍不斷抽調兵力實施逆襲，共軍終未得逞。十五日十四時許，參謀總長顧祝同上將飛臨碾莊上空，宣慰官兵並轉達革命領袖蔣中正總統對官兵關懷之德意，羣情振奮，士氣倍增。稍後，共軍即向我各正面發起總攻，碾莊四週激戰再起。共軍砲兵配合各類武器，於同一時間向我軍行密集性之急襲，勢如迅雷暴雨；繼則火藥爆炸聲，敵我雙方之手榴彈聲以及陣陣相互肉搏之衝殺聲，此起彼落，由黃昏至次晨，終夜未息。激戰竟夜，我碾莊東南第六十四軍之王莊陣地失陷，西正面第一〇〇軍之王家莊及彭家莊兩地亦被共軍攻佔。碾莊南面之無名莊，此時之守軍仍為一個營，改由第廿五軍四十師一一九團所派出，是夜該莊之戰況較前夜更為慘烈，該營官兵奮不顧身，浴血迎戰，寸土必爭，至次晨天將破曉，營長焦太照、副營長顧儒席均為國捐軀，全營官兵悉數陣亡，無名莊陣地乃陷於共軍之手。

十六日晨，第一〇〇軍方面仍與共軍激戰，嗣因傷亡過重，軍長周志道及其六十三師師長盛超皆負傷，賀臺子一帶陣地被共軍佔領。入夜該軍最北翼之黃灘據點亦告不守。至此，碾莊西正面之陣地全部淪陷，第一〇〇軍亦已完全失去戰力。時碾莊西北廿五軍之秦家樓、大牙莊及倪莊三處據點均形突出，乃飭令該處守軍後撤，退守小牙莊與尤家湖陣地，更抽調該軍第四十師之一一八團與一一〇八師之三二三團轉用於碾莊，以增強兵團核心陣地之防禦。自此時起，碾莊南西兩面屏障盡失，碾莊陣地已兩面直接受敵，北東兩面陣地亦多殘破，奮戰中之廿五軍與六十四軍皆傷亡甚重，空投補給亦因防禦陣地縮小而中斷，兵團之處境，因而瀕於危急。

援兵未至碾莊失守：共軍連日攻擊，傷亡重大，彼預料爾後續行攻擊時，我之抵抗必愈堅強，彼之傷亡亦必愈大，故於十一月十七日起，共軍即不分晝夜傾力趕築近迫工事，壕溝坑道自遠而近，以接近我軍之陣地。我砲兵及步兵之重武器，因彈藥所剩無幾，未能予以制壓。是日黃昏，共軍以砲百餘門向我碾莊行地毯式轟擊，持

（下）戰之莊碾

續兩小時，礮莊之內，廬舍盡毀。稍後共軍以人海自西南、西北兩處向我陣地猛衝，一夜之間數度楔入我之陣地，均賴我官兵忠勇奮力堵擊，將其殲滅。是晚，共軍以更熾盛之砲兵火力，掩護其步兵向我東正面之六十四軍及北正面之廿五軍等陣地實施強襲，礮莊正東六十四軍之三里莊與沙墩兩陣地相繼失守，官兵大部犧牲，團長重傷，營長周錦元成仁。礮莊北與西北廿五軍之尤家湖及小牙莊亦竟夜激戰，傷亡亦重，營長聞聰、副營長李永民皆重傷不退，幸陣地無恙。

十八日夜，共軍利用其近迫壕溝向我廿五軍之小牙莊及尤家湖兩據點實施突擊。啓戰之初，雙方即開始近接格鬥，衝殺之聲延續徹夜。小牙莊方面，第廿五軍一〇八師師長李世鏡重傷，第三二四團團長張新安、營長朱海菊，第三二二團副團長楊振清、營長彭自現以及連長多人均先後陣亡，小牙莊陣地被共軍佔領。尤家湖方面，共軍曾數度突入，但均被擊退。第廿五軍之四十師師長曾正我，率預備隊一再出擊，腿部負傷，仍強自支撐至各營連督戰，營連長之負傷者爲其所感，亦皆裹傷再戰，將共軍擊退。是日礮莊方面僅共軍以砲向我行擾亂射擊，未發生戰鬪。然次日晨，共軍之近迫工事已逼近我陣地，壕溝縱橫，輔以單雙人掩體，星羅棋佈爲網狀，突然出現於我陣地前，此一現象，對我守軍官兵心理之影響頗大。

將士用命誓死報國

十九日晨，我空軍臨空，共軍蟄伏未動。黃

百韜司令官乘機召集礮莊內營級以上部隊長訓話，大意如下：「昨日共軍未對礮莊發動攻擊，乃暴風雨來臨前之預兆；敵之壕溝工事今已逼近我陣地前衝鋒距離以內，今夜礮莊必有惡戰，敵之攻擊亦必更爲兇猛。我軍目前處境，糧已盡，彈將絕，砲兵已不能發揮威力，兵團殘存之陣地除礮莊外，僅廿五軍四十師之尤家湖，六十四軍之大院上，吳莊及小興莊等數處據點，兵力僅存廿五軍與六十四軍各一部；預期十五日到達之援軍，至今仍不見踪影，情況確已危急。今後之作戰，所依賴者已非士氣，唯全體官兵忠於國家，忠於領袖之堅貞意志與精神耳。本司令官決以死報國，誓與陣地共存亡，我各級幹部務必督飭所屬，積極修補工事，以全忠之心迎接戰鬪，不得稍退，願諸君共勉之。」

此時礮莊核心陣地之守軍，北爲廿五軍一〇八師之三三三團，西爲廿五軍四十師之一二〇團，南爲四十師之一一九團，東爲廿五軍與兵團部之直屬部隊，上列三個團之兵力皆爲兩個營。是日黃昏，共軍集中可用之砲兵再向礮莊行密集轟擊，約一小時後，我礮莊南、西、北三面約一公尺高之圍牆悉被摧毀。共軍砲擊甫停，其突擊縱隊前後多波重疊，自其近迫工事內向我北、西、南三面發起衝鋒，慘烈之肉搏戰立即開始，惡戰持續數小時，雙方傷亡之重令人怵目驚心。共軍一波無功，二波繼之，我則浴血拼殺至死不退。斯時，白刃閃閃，殺聲震野，血染大地，屍盈溝壑，古今戰場前所罕見。戰至次日凌晨二時許，我一一九團團長彭惠、營長白珩等傷亡，副團長

鄭祖興、營長史克俊等重傷。一二〇團副團長李學陶、營長晉德安等重傷，三三三團團長李樹馨、營長劉光仁等陣亡，各國官兵自連長以下幾已全部犧牲，此際我礮莊陣地之西北、西南與南門等三處被共軍突破。

寸土必爭巷戰慘烈

當共軍尚未突入，激戰進行之際，我軍傷亡劇增。兵團政戰主任嚴毅，爲撫慰傷患鼓舞士氣，曾穿梭於第一線陣地之間，因重傷殉職。第廿五軍軍長陳士章，因督導其警衛營參與第一線之逆襲，頭部負傷。共軍突破我陣地後，即迅速投入龐大部隊與我巷戰，逐屋爭奪，戰況仍極慘烈。第廿五軍副軍長楊廷宴因受命指揮兵團部與該軍之直屬部隊，乃親臨各守備單位巡迴督戰激勵士氣，不幸手臂爲共軍之手榴彈所傷，雖血染衣襟，未曾稍退。廿日凌晨四時許，共軍已迫至兵團部之近處，我與共軍進行巷戰之部隊皆呈不支，情況急迫。黃百韜司令官仍堅持與陣地共存亡之決心，不願撤離。經楊副軍長力勸，未予接受，後經六十四軍派副團長潘吉屏率兵一營前來敦請恭迎，始含痛離去。自黃百韜司令官離去後，礮莊內戰鬪逐漸沉寂。拂曉，礮莊北門仍有慘烈之衝殺聲，爲我廿五軍第一〇八師之守備部隊，（兵力約一個排）爲固守陣地與共軍所進行之最後搏鬪。未幾，該排官兵皆光榮戰死，礮莊陣地全部陷落。

端正衣冠從容自戕

將軍殉國兵團覆滅：十一月廿日，共軍於攻佔碾莊後，對我殘存之其他據點，並未續行進攻，代之者爲心戰誘降，但未獲結果。黃百韜司令官於廿日晨到達六十四軍之大院上，午後又轉往該軍之吳莊，因吳莊之西尚有廿五軍第四十師所固守之尤家湖陣地，吳莊距尤家湖較近，易於與之連絡。與黃司令官同行者爲廿五軍副軍長楊廷宴及衛士二人，抵達吳莊後，遙望尤家湖據點，亦與六十四軍之大院上和小興莊相同，均已支離破碎，且被共軍之網狀壕溝與近迫工事所分割包圍。吳莊與尤家湖間雖近在咫尺，但已無法直接連絡。鑒於此，黃司令官深知當前狀況已極惡劣，現存之據點均已陷入重圍，部隊亦因糧彈皆絕，無力再戰，而援兵仍杳無消息，欲挽回戰局勢已不能，至此，彼殉國之志遂決。

廿一日正午，共軍施展心戰無效，再與攻擊，戰至黃昏，大院上與小興莊兩據點棄守，吳莊與尤家湖戰鬥仍在繼續。是夜，明月當空，槍聲陣陣，楚歌不已，黃司令官心憂如焚，告訴身旁楊副軍長說：「兵團處境至此，天地雖大，吾將難以自容；有愧於長官與部屬，惟一死可慰吾心、明吾志。」身旁衛士聞之，至爲驚恐，因昨晨將軍離碾莊赴大院上途中，曾拔槍自戕，幸及時攔阻方慶無事。今見將軍心情激動恐生意外，乃乘其不備取其槍而隱之，將軍發覺，嚴責衛士並立即收回。吳、尤兩莊之戰鬥直至次日晨仍未停止。

廿二日，自晨至暮共軍傾全力猛攻吳莊，吳莊官兵均以必死之心奮勇抵抗，戰至黃昏時刻，彈藥全部用盡，陣地內之火藥漸次中斷，共軍懷於

我守軍之英烈，未敢貿然前進。黃司令官面告楊副軍長：「余蒙國家培育，總統教誨，受命統領大軍，原期以殲滅國賊，今反爲敵人所敗，將何以報國家，慰國人慰部屬。今日決心以死報國，期不負領袖，無愧死難之弟兄。」楊副軍長及身旁衛士急欲奪槍阻止，並齊聲懇勸：「國步艱難，將軍務必珍重。」將軍未爲所動，聲言：「事急矣，無暇評論，有關兵團作戰實況，盼汝等代爲上達。」語畢取出手槍，端正衣冠，從容舉槍自戕。時爲民國卅七年十一月廿二日午後六時。

尤家湖據點乃碾莊戰役全部過程中，唯一最後棄守之陣地，爲第廿五軍四十師所防守。因在村外築有若干獨立之衛星據點，陣地防禦彈性較大，兼以將士用命，故於黃司令官殉國之次日，該陣地仍屹立未動。碾莊未被共軍突破前，因受共軍壕溝戰術之分割，該陣地已陷孤立。碾莊失陷後，四十師鑒於大勢已去，即有突圍之議，然以司令官尚在吳莊並未離開戰場，未奉到命令不能擅自行動；再者，黃司令官前爲廿五軍軍長，與該師官兵有袍澤情感，因此，雖彈盡糧絕，仍堅忍固守陣地。

最後突圍僅剩百人

廿三日晨，見六十三軍之吳莊陣地異常沉寂，經派幹員潛行往吳莊與司令官連絡，途遇自吳莊匍匐而出之國軍傷患，始悉黃司令官已捐軀成仁，吳莊亦於夜間失守。官兵聞之哀痛萬分，乃決定入夜後突圍。未料敵軍於午後三時即施行砲擊，持續約一小時，落彈數千發，一時間煙塵蔽空

傷亡枕籍。未幾，敵人自其近迫工事四面向我陣地突襲，激戰至夜，突入我陣地。於混亂中，我各級部隊依預定計劃突圍，然爲時已晚。因自廿日之後，戰鬥較前更爲激烈，今又遭敵炮瘋狂攻擊，突圍而出者，僅百餘人。至此成軍未久之第七兵團覆滅，碾莊戰役結束。

非戰之過罪在共謀

一、我未動而敵先知，我未達而敵先至，爲此戰役中最顯著之事實。我第六十三軍於八日晨自新安鎮出發，當夜到達密灣，而遠在兩淮地區之共軍，於次日晨亦能到達密灣渡口，立即向我六十三軍發動攻擊；又我最北翼之行進梯隊第廿五軍，於同日自新安鎮以東之阿湖出發，當日午後四時即與來自魯南之共軍發生激戰；此足證共軍對我軍之行動似有預知。故兵團於開始行動之初，主宰戰場之權即已落入共軍之手，因之共軍能處處掌握先機，我則完全陷於被動，此乃戰敗之最大原因。

二、兵團之轉進，本可於先一日開始出發，然以徐州剿總命令，爲掩護海州第九綏區撤退後西進，兵團唯恐第九綏區有失，未敢立即行動，因而時間後延。兵團於轉進途中又逢數萬難民擁塞道路，及至運河因未曾架橋，衆多軍民全賴唯一之鐵路橋通過，部隊行進再遭遲滯。因而兵團於進入運河時，共軍已先我而至。

三、碾莊之地理形勢，東臨運河勢同背水，西之曹八集與李家集皆爲有圍寨之大村鎮，曹八集之南爲丘陵地形。南北相連成爲地障，共軍可

藉以阻援。而礮莊四週皆為平地，除鐵路路基地形較高外，其他無險可守，不利於防禦。徐州剿總命兵團停止於此實施防禦，乃戰略上之錯誤。

四、兵團抵達礮莊後，來自各方向之共軍業已迫進，此時之作戰指導，應以攻勢行動繼續西進，以期到達與徐州外圍部隊相呼應之有利地形，再求與共軍決戰。然徐州剿總並未如此，竟於兵團已自礮莊出發途中空投命令，命該兵團即於礮莊佔領陣地遂行防禦。而兵團司令黃將軍亦因六十三軍迄無消息，為關心其安危，未能本乎「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精神，斷然繼續西進，兵團因而陷入重圍，終致未能脫困。

五、運河形勢係來自西北，至礮莊之東北又折轉向南。礮莊西北之韓莊與臺兒莊，為運河上國軍之兩大據點，我守軍馮治安部之兩個軍突於九日叛變，使該方向之共軍得以迅速通過運河與不老河，遮斷兵團西進道路，更分兵逼近礮莊，此對戰役之敗關鍵甚大。

六、兵團所以未控制較大之預備隊，一則預期六十三軍可以到達，攻則礮莊附近地形平坦，無適於控制較大預備隊之遮蔽地形與位置；且預備隊使用於各軍時，有在敵火下通過暴露地形之不利。其更重要者，徐州剿總之命令為待援與共軍決戰；依待援決戰之理論，應將外圍防禦之兵力增強，以遲滯共軍之攻勢，消耗其戰力，爭取較多之時間並確保較大之空間，以待援軍到達，然後再轉為攻勢，爭取勝利。以此論之，兵團未控制較大之預備隊，並無不當。

七、自徐州東進之增援部隊，為共軍之大縱

深壕溝陣地所阻，共軍利用村落以重疊之壕溝縱橫相連，火力構成交織，前後約五公里。我攻佔其一村一地，共軍則後佔一村後延一地，始終保持約五公里之縱深，勢如連環。我以空軍轟炸，戰車蹂躪，砲兵轟擊均未奏效，增援部隊雖傾全力，亦未能突破，欲向左右迂迴又鑒於路線過遠，且危險性甚大，因而未能達成增援任務。此非戰之過，乃實際狀況所使然。

八、共軍陳毅之主力十五個縱隊，自十月下旬皆已移至魯南，我第七兵團自新安鎮沿隴海鐵路西進，依戰略觀點言，乃敵前橫向運動，易受共軍之側背攻擊，乃兵家之所忌。我原駐曹八集之十三兵團若能留置原地，負責運河上之安全，掩護第七兵團進入運河，方可彌補戰略上之缺失。然實則未能如此；第七兵團於八日自新安鎮出發，九日第十三兵團即奉命西撤，使運河以西至徐州間成為真空，共軍得以乘虛而至，將第七兵團之退路切斷，並對礮莊形成包圍。待第七兵團既陷重圍之後，徐州剿總再自徐州以西另調第二兵團前來解圍，終致解圍未成，第七兵團全軍覆沒。徐州剿總之作戰指導何以如此。天意歟？問謀所謀者歟？至今思之，猶令人不勝唏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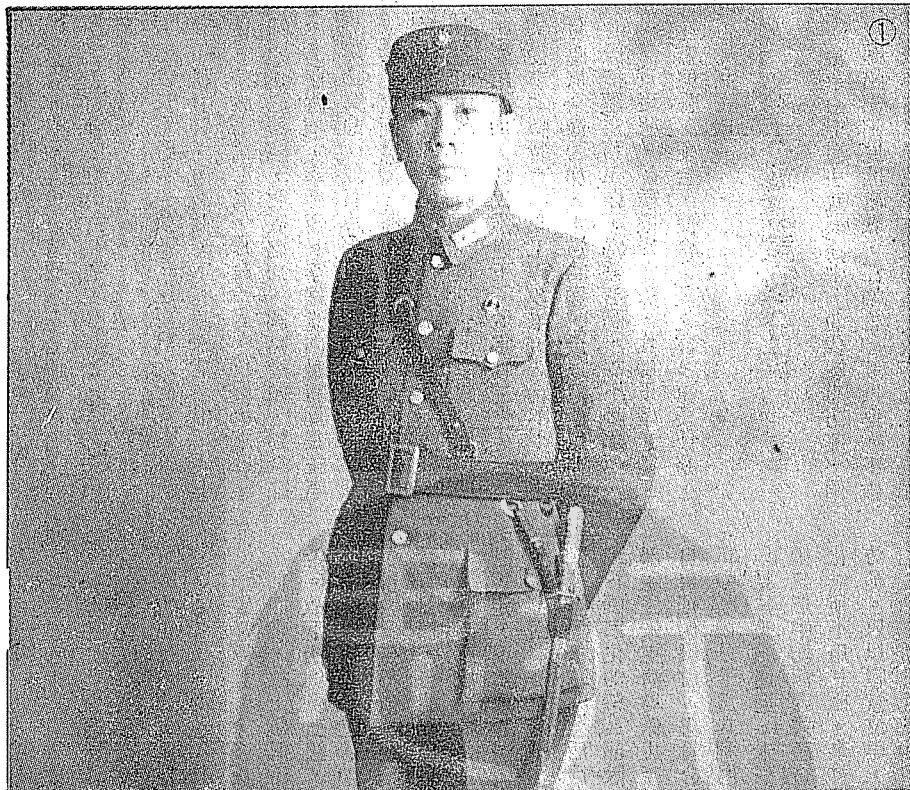
以五萬眾擊敵廿萬

戰略形勢不利，戰術條件欠佳，或兩者皆有錯誤，賴戰團之力極難補救與挽回。此次礮莊戰役，論雙方之戰略情報，共軍居於絕對優勢；論作戰區域之地形，對我防禦極為不利；論雙方之戰略態勢，共軍處於外線有行動之自由，可發揮

自由意志。我則在共軍重兵環伺下西進，既無掩護又無支援，自始至終皆處於內線，一切行動均受制於共軍。我作戰官兵雖勇，兵團司令雖有智謀，其勝敗之數，早已成為定局。故有識兵者論之曰：「是役之敗，係敗於未戰之先，而非敗於既戰之後。」實屬至理。

此戰役，共軍用於礮莊地區之兵力為十五個縱隊，共廿餘萬人，我為五個軍僅五萬餘人，雙方兵力懸殊極大。兵團於十一月十日於礮莊被圍，至廿三日戰役結束，浴血苦戰達十四晝夜，官兵傷者近兩萬人，亡者逾三萬人以上，戰況之慘，傷亡之大，史所未見。戰役中我忠勇官兵，慷慨赴義，捨身成仁，無畏犧牲之革命軍人精神，則尤為壯烈感人。事蹟累累，血淚斑斑，難以盡述。

兵團司令黃百韜將軍，自幼即以精忠自矢，此次因兵團戰敗以身殉國，可謂求仁得仁，其志節之忠烈，事蹟之悲壯，上可以齊先賢先烈，下可以教化世人。然則將軍於是役中所表現者，並非僅為大忠大勇，尚有德與仁、義與信。如第六十三軍之與兵團失去連絡，將軍因關懷其安危，曾數夜未眠，乃屬於義、屬於德；如第廿五軍之被使用於最危險方面，係因該軍為將軍昔日之舊部，藉此以取信於其他各軍之官兵，乃屬於義、屬於信；如礮莊情況危急時，兵團幕僚建議突圍，將軍因不忍捨棄傷患，未能同意，乃屬於德、屬於仁；此皆將軍全部人格之內涵，亦足以表徵為統帥者應有之道德修養，更可引為後世領兵者之楷模也。（全文完）



①民國三十六年秋黃百韜將軍在南京留影。

②共軍涉過礮水濠，向黃兵團進侵時。（文見138頁）

